

布農人如何逐山而居—— 淺談傳統選址智慧

The Manner of Mountain Living of Bunun : On the Selection of Location of Traditional House

江冠榮 中國大陸北京清華大學建築學院建築研究所

Lumaf Tamapima School of Architecture, Tsinghua University, Peking China



布農人在位於八通關日治越嶺東段大分地區的布農族傳統建築遺構

從布農人與山談起

論及布農人傳統家屋的選址智慧，不能不從中央山脈群及布農人山中的生活經驗談起；蓋本文的選址，其址即座落於中央山脈，所稱之家屋乃傳統石版屋，而非現代之水泥家屋。

臺灣36,000平方公里左右的總面積內，約有68.7%的面積之地勢超越100公尺等高線，約45.2%的面積超越500公尺等高線。特別是綿亙全島的中央山脈群，自宜蘭蘇澳附近開始，地勢緩緩隆起拔高，一路伸向開闊的島腹，在中部圍築成一片神秘的山域，迄至屏東鵝鑾鼻，隨著腹地變窄，在南海波濤的日夜沖激下，才逐漸收斂山嶽的巍然之勢。

從雪隧駛向蘇花公路，進入真正的山中後，山路才正式開始。迴繞的山路，使沿途風景柳暗花明又一村，忽而斷壁形赫，忽見前方山爪探入海岸線尋寶的美景；躍動的車輛，彷彿馳騁於山中之旋律，與音符齊揚。由以大塊的嶙峋岩壁著稱的太魯閣駛下蘇花高後，便是花東縱谷。

花蓮，是筆者的家鄉；筆者的家，就是花東縱谷裡、鐵道行經旁萬綠中的一個小白點。中央山脈，是峩壯高聳的青青叢山、也是布農文化的盤根之地。從遠處觀之，山形高麗挺拔，山脊線如一首沉穩內斂的頌曲，任憑風霜雨露輪番吹打，仍舊骨不折、骼(格)不屈的聳立著、歌唱著。

根據筆者自小跟著長輩在山林間討生活的經驗，及耆老平日的傳承，以往布農人生活在中央山脈，颱風來時絕不出門，一定留在家中。因颱風滯留期間，山中環境改變快速難以預料，就算再怎麼熟悉山林的族人，也都不敢在山中走動。反觀現在颱風來襲，除了工作，有的人甚且刻意外出尋樂，顯示今昔生活文化的差異，亦可看出人類對於自然力量之輕忽。

颱風過境留在家中時，務要保持安靜，此乃為了留心聽附近的聲音，以辨識水流、泥流的流向和流量，或風的方向等。現在約65歲以上的布農耆老，仍然遵循這個傳統，筆者在花蓮家中如遇有颱風，打開電視想瞭解相關新聞時，母親也會提醒將電視音量調到非常小聲。猶記得2009年莫拉克颱風造成嚴重損害，各大電視台競相報導災情，其中，原住民電視台一則樸實的訪問吸引了筆者；該台記者訪問一位原住民婦人颱風來的那個晚上她在做什麼？她回答說在看啊(其實是聽)，看水跑到哪裡；此正與前述的布農人傳統習慣不謀而合。

布農人對於颱風的傳統觀念認為，颱風具有清潔的作用，藉著強風大水，將山裡污穢之物，如動物屍體、排泄物、枯枝等清理乾淨，是一種大自然的自潔方式。颱風更賦予了生命成長的契機，當一切穢物清除後，土地又被雨水滋潤，流水奔騰、嫩芽發長、萬物啼鳴，強風大雨一掃混濁之氣，清風撩撥、空氣純淨、視野澄明，山林儼如回春之人，煥發豐沛，得以孕育出更多新生命。颱風過境，許多樹木被風吹折，族人就去撿拾這些斷木，曬

乾後用作木柴，其中並含有整理、勘查環境之意。從布農人對於颱風的態度及應變，可知布農人的自然觀基本上是順應自然，從不加以挑戰。且自然界的各種現象，皆有其意涵及功能，人無法取代，亦不可能改變自然。

關於布農人在中央山脈裡的登山經驗，讀者也許感到好奇，布農人不是已在山裡，何來登山可言？實則，布農人除了有固定居住的房屋以外，平常需到獵場狩獵、或是因家族壯大、發生不祥之事等因素另覓住居地，此時就會進入不同的場域，山裡可能發生的各樣危險遭遇，亦因而產生。簡言之，布農人登山的習俗，可見筆者於2009年2月4日投書聯合報「玉山召喚」一文¹。此乃個人與山接觸當中所累積而來的經驗或危機預防及解決之道，倘若將討論的內容自日常生活的瑣碎細節，推至屬於重大事件的擇地居住來看，布農人亦有其自成一套的規則可循。

布農人於近代史的大規模遷徙前，居住於現稱為中央山脈的傳統領域內，經過日人及國民政府的遷徙政策，布農族現今分佈於南投、高雄、臺東及花蓮等地山區。布農人曾經住在高山裡一段很長的時間，是不爭的事實，至於從何時開始，有待考古之探測。從口耳相傳的神話故事中，布農人似已於遠古時期即遷往玉山，最早的文字記載見「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蕃族調查報告書第六冊」²：

古時候，發生一場大洪水，蕃民們都爬到玉山頂上避難。洪水之所以發生，據說是因為一條大蟒蛇堵住了河流的出口。後來幸虧一隻螃蟹適時趕來剪斷了蟒蛇，洪水才得以消退。水退後，原來的平地也再度出現。

另有一種洪水傳說的版本³：

古時候，大洪水來襲，人們紛紛逃往山上避難。當時，有個水缸漂浮在水面上，水退時，有人趁機跳入水缸，因此隨著水流漂到了平地。

暫置洪水傳說不同版本之爭議於不論，惟於該二傳說中可以發現一個共通的訊息：古代，有一群布農人，因為洪水暴漲，自平地遷徙至中央山脈定居。從現在的家屋遺址中，同樣亦可證明布農人確實曾經住在中央山脈一段為期不短之時間。

嗣後，政治勢力的介入，大幅轉變了布農人的居住環境及文化風俗。現今之原住民部落中的建築，大抵為國民政府初至臺灣時所建築的水泥屋，日治時期則集團移住於八通關越嶺道兩側的集中營。當國民政府遷臺後，曾有一些族人回到更深山裡原始的石版屋，但亦一一被政府移往低海拔之處安置，約莫民國70年代，一戶現居花蓮古風姓李的族人，是最後被政府從國家公園強制移居花蓮古風的布農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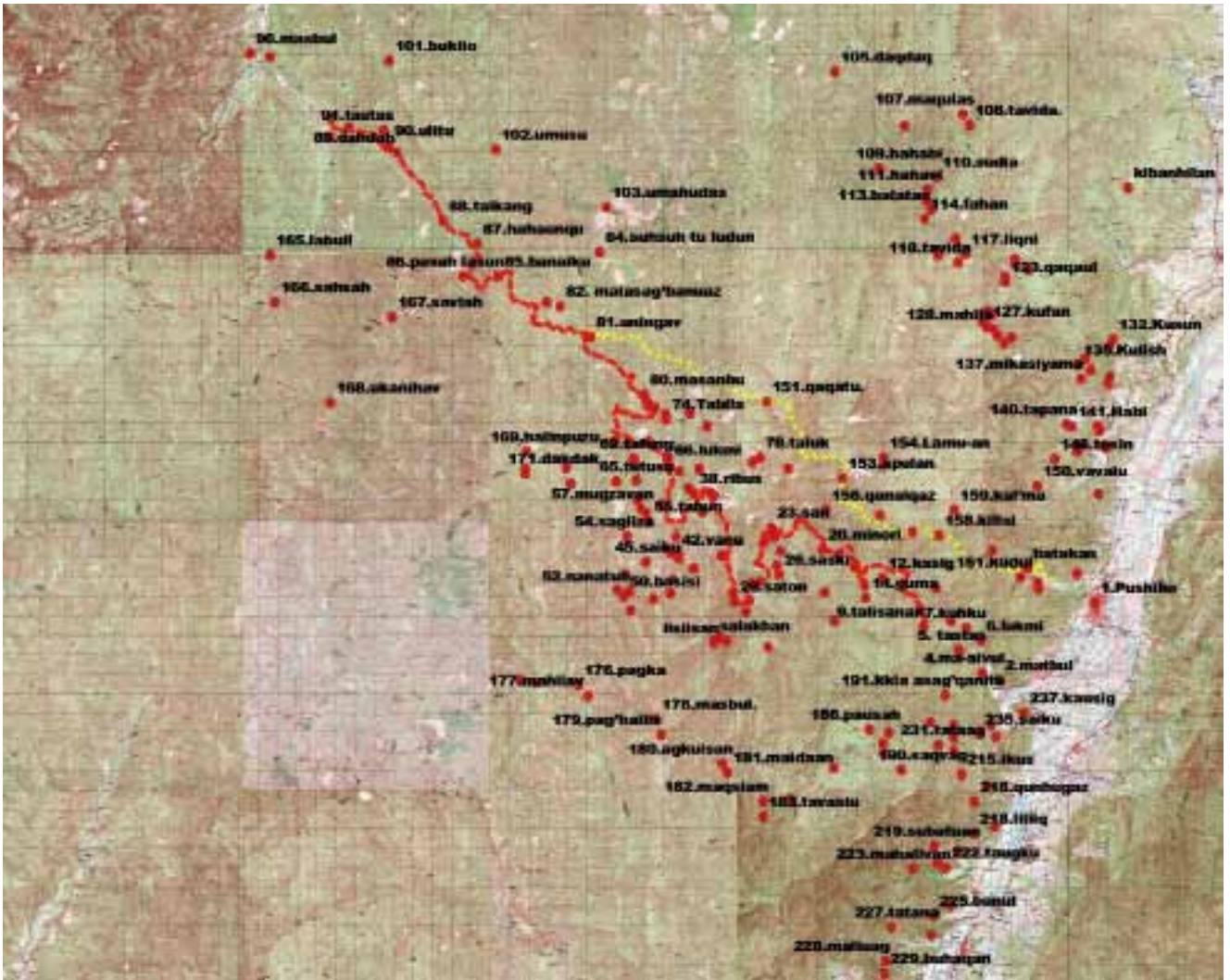
以筆者老家為例，早期，也就是40年前左右，父母尚住在屬於山上的保留地；筆者的幾個兄弟姐妹都是山裡的野草叢中出生、長大，有些在野地裡歷經早產瘦弱、或是日本腦炎瀕臨死亡卻又奇蹟似的復活。

30年前，因為政府鼓勵、小孩教育、就醫、工作方便等種種因素，使得族人不得不搬遷至山下。後來父母決定搬遷，不過山腳平地仍是一片荒蕪，住的房子從哪裡來？於是父母向銀行借貸了百萬元，自購水泥建材，自行建構房屋。總之，布農人的現代水泥家屋，大約是於前40至30年形成。這些地點，依傍著政府以全部布農人自中央山脈東側遷出作為代價，而劃給其保留地之粗糙政策而建。保留地的地點位置，實際上並不是布農人自願選擇的，倘若當時的布農人有足夠的談判力量與選擇空間，他們還是會選擇山裡的石版屋。

¹ 文章詳細內容請見聯合報2009年2月4日玉山召喚布農的山林智慧一文。

²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蕃族調查報告書第六冊，民國97年5月，第194頁。

³ 同註2，第207頁。



八通關日治越嶺道東西段布農族舊社聚落位置地圖

1924年八通關駐在所沿線多達52處，每一駐在所都監視著布農族的聚落族人，並每天例行性記載日誌。舊社聚落地圖經與耆老訪談及現場實地調查後繪製而成，全部採用羅馬拼音之布農語地名標示。

十餘年前九二一地震，布農族主要居住地南投縣境內堅固的鋼筋水泥屋應聲倒地，2009年8月8日震驚全臺的莫拉克風災，致高雄縣那瑪夏鄉及臺東縣境內的布農族現代家屋，遭風雨土石傾覆。兩次重大災害造成布農人現代家屋毀損，使得居住安全問題呈現日益嚴重之趨勢。

實際上，颱風通過中央山脈後到了西部，風勢已減弱許多，是以，住在西部平地的人難以想像山中颱風的景象。惟，即使歷經數百年的吹襲，布農族的傳統建築卻甚少被摧毀，如今所見的斷垣殘壁，除自然耗損外，間或有人為造成之因素。⁴風力強勁吹襲，傳統建築何以屹立？原因之一為半穴居式的房屋，此與蘭嶼的地下屋有異曲同工之妙，蘭嶼的地下屋據達悟族人表示是為了防風吹倒。

土石泥沙崩流，傳統建築何以安在？此乃因布農族長久的山林生活經驗，累積對山林地形及地質環境的認

識。雖然過去沒有現代的地質、森林、生態等科學知識及專有名詞，但布農族是根據生活經驗及傳統禁忌，做成選址建屋的環境評估，竟也禁得起重重考驗；而此乃下文所要探討的主題。

其實無論地上屋還是地下屋，除了本身結構的好壞與否，它的基礎環境才是最重要的；否則即使使用了多麼先進堅固的材料或建築技術，卻依舊不敵地牛的輕輕翻身，或風與水那不可名狀的強大力量之摧襲。

關涉布農人與中央山脈的研究，通常提及八通關越嶺道。若劃分得更為仔細，越嶺道又分為東段與西段，本文所涉及之地理範圍是八通關越嶺道東段之布農人舊社聚落，包括現稱之卓麓、南安、鹿鳴、大心、山風、哈比、佳心、伊洛闊(異錄闊)、阿桑來戛、黃麻、喀西帕南、桃林、清水、瓦拉米(厥)、綠、多土滾、山陰、卡雷卡斯、

十里、三四溪、石洞、抱崖、沙敦、新康、十三里、魯崙、雷波斯、哈哈比、瑪斯博爾、華巴諾、大分、賽珂、拉古拉、土葛、塔塔芬、意西拉、朋珂、托馬斯、沙沙拉比、太魯那斯、馬西桑、馬沙布、米亞桑、大水窟及西段聚落等地。

布農人的傳統選址智慧

根據布農耆老口述的選址條件，本文將從布農族密切關連的三個生活層面來加以觀察，即傳統禁忌與夢占、自然環境之觀察及軍事防禦功能。

一、傳統禁忌與夢占

布農人部分之傳統禁忌係由於對於自然環境之觀察及因此建立之觀點，所逐步發展組成一套對於布農族產生制約力量的規則，也是族人行動及生活的規範，由於其層次較高，因此與環境的關係較為間接。傳統禁忌與選址相涉者，如黑熊聚居地不得建址、溫泉附近不得建址；此二禁忌，實際上與布農族之自然觀亦有關連。禁忌之選址條件，還有他獵群場不得建址，他族領域不得建址。另外一個與自然無關之選址禁忌，則是曾有人橫死於此地，亦不得建屋於此，此點則是著重假設日後居住於此造成家人心理恐懼，與漢人對於「凶宅」拒絕入住之原因類似。

夢占對布農人日常行為的重要性，由人類學者黃應貴之觀察結論可見一斑：「在布農族傳統中，過去日常生活任何重要的活動，如打獵、開墾、出草、建屋乃至於個人健康疾病或遠行福禍布農族選址之前必定先行夢占，均靠夢占來決定否繼續進行」⁵。若選址過程中家族中有人夢到凶夢，例如有人死亡、火災、溺斃、土石流、樹木倒下等，即不可遷居該處。莫怪有人謂布農族是愛作夢、相信夢的民族，夢境彷彿比真實世界還要更真實。

二、自然環境之觀察

布農人在中央山脈居住過一段很長的時間，因為原始遷徙行為，使他們對於中央山脈內的自然環境相當熟悉。布農人認為自然環境中之自然物，包括動植物等生物，以及土地、岩石、山川河流等現在一般認為無生命

者，均有各自獨立存在的hanitu。而人也具有hanitu，於是布農人認為人與自然物間具有主體的對等關係⁶。

因此，布農人的自然觀源自於對地理環境、植物、動物、天候與人之交互影響之長久觀察，及自身所累積的生活經驗，其中心思想就是將自然物視為主體而非由人任意操縱支配之客體，並自此發展出一系列行為規範，當然也包括了選址建屋行為，對選址建屋行為及背後原因之探討可充分展現布農人自然觀之特色。

布農族人自然環境的認識，可以從地域命名略知一二(表1)。他們多視地景、地形、地物、特殊自然景觀、動植物之分佈情形或氏族名稱，對於地域加以命名，也是族人選址依據之相關背景資料⁷。

表1 布農族於八通關越嶺道之地域命名⁸

布農族地名	地名意義
Tahun	溫泉冒出的泡泡，此地溫泉多，成為動物棲息，因為動物喜歡喝溫泉水
Bugzavan	地勢平緩之處，此處地形相當平緩得名，布農族將收成之小米、玉米等作物晾曬於此地
Lalagda	此處地質大多為碎石且易崩落石
Lamugan	此處地形為孤島、四圍被溪流圍繞者
Hahavi	此地形為凹行地勢
Ukuk	此地形沿著溪流之意；可見此地距離溪流較近
Tastas	此地形為瀑布之意，意指有豐富的水源
Tutumaz	意指臺灣黑熊，此地為黑熊棲息地，傳統文化中因禁忌的關係布農族表示不得輕易來此，此地視為禁地，另外布農族也禁止遷徙此地



上方為種植小米之坡度(左圖)，下方為建築基地(右圖)，根據布農人耆老所述，老祖先在山坡地上做部落選址時，會將石頭滾落，滾石靜止之處，再往前一段適當的距離，即為適居之。



布農族傳統部落皆分布于支流兩岸的坡面上 家屋之石版基地遺構部分仍保留完善面上

⁴ 根據大部分過去參與林務局造林的部落族人訪談，凡涉及傳統建築之國有地，林務局指示族人把樹苗種滿山林，即便在傳統建築基地內亦同，也因此加速破壞了傳統家屋。

⁵ 黃應貴著，原住民叢書布農族，臺北三民書局，民國95年6月，初版，第136頁。

⁶ 關於自然物的主體性，可見註5第61頁。

⁷ 參考江冠榮，臺灣雲端上消失的獵人—再現布農族於八通關越嶺道聚落原貌與遷徙歷程，中原大學室內設計研究所，民國97年，第95頁。

⁸ 布農族地名以羅馬拼音。

關於自然環境之選址條件探討，茲從坡度(坡面穩定)、坡向、遠離主流河川、遠離崩地、易取得水源、遠離黑熊群居地、遠離溫泉處、地力之考量等分項討論。

1. 坡度(坡面穩定)

有關家屋建築地點之坡度傾斜度及其樣貌，在訪談結果及文獻中各有不同的論述。根據布農耆老所述，老祖

先在山坡地上做部落選址時，會將石頭滾落，滾石靜止之處，再往前一段適當的距離，即為適居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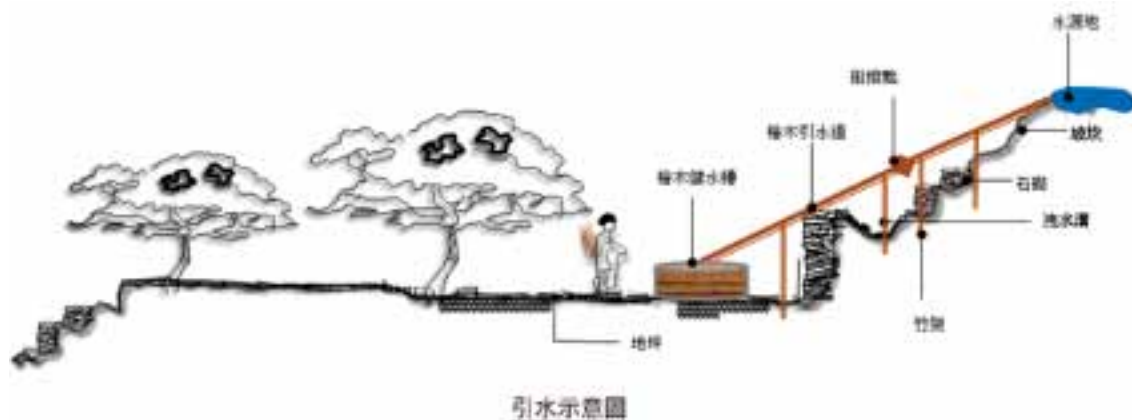
另外斜度較大之坡度，其實是布農人比較喜愛居住之處，因為可以一邊耕種小米卻不需彎腰過深，眼睛可同時觀看周遭環境，警戒是否有敵人靠近突襲。這點相當有趣，一般而言，陡坡對於人之活動不便，居住意願較



布農族傳統部落皆遠離崩(上圖)、地質鬆軟及碎石地形(下圖)。



為取得日用用水，就必須選擇易接水或取水之處。本圖為以孟宗竹槽凹狀來引導水。



低，但布農人之選址考量，坡度寓有防禦之功能，反而成為其擇址之有利因素⁹。

2. 坡向

小米乃布農族主食，也是遵照遠古神話獻祭時最主要之祭物，收成之後必須曬乾方可儲存或獻祭。故建築家屋之處通常為向陽且避強風處，迎早晨陽光的條件需日射充足的坡向，方有利小米之生長，亦可避開溪谷濕陰。由於一天的日射來向由東向西，因此可推論坡向朝東或西可取得較多的日射。

3. 遠離主流河川

布農族傳統部落皆分布於支流兩岸的坡面上，盡量遠離主流河川。溪谷地形之弊，誠如前述坡向部分所提，溪谷地形不如坡面容易受到日射，較為陰濕；其次，溪床地形開放，敵人易窺其全貌，便於進攻，不如坡面地形易守難攻。再者，就是與溪水相關的危害，豪雨來臨時溪水暴漲，安全性受到威脅，家屋易遭沖毀，族人亦走避不易。

4. 遠離崩地

崩地係因該處地質鬆軟、不穩定，若建屋其上，將有崩埋之虞。如何判斷是否為崩地，成為重點。有些地點一看即知經常崩塌，有些地點則否，故需先視察一段時間，若無崩塌，方列入考慮。布農人有一快速測試方法：在預定地點挖數個土坑，挖掘約半小時至一小時，若無水冒出，代表此處地質堅硬，若有水滲出，代表此處地質鬆滑，容易崩塌。易崩塌處，就以與崩塌相關之稱呼稱命名，例如 Lalagda，藉以昭告後代可以顧名思義，知道該處地質狀況鬆軟易變動摒除於選擇之外。

5. 易取得水源

傳統部落盡量避免緊鄰河川溪谷，但仍有日常用水之需，為取得日用水，就必須選擇易接水或取水之處。取水包含以下兩種方式：一、接雨水，將樹頭挖開以接取雨水；二、至溪溝取水，即便是在坡面上，也會有山澗小溪溝，即取孟宗竹挖成中空為竹桶，用以裝水帶回部落。如此，舊部落雖遠離河川，或者主流水太大接近不易，卻也不會有缺水之虞。



布農族傳統駁坎耕地方式先觀察植物生長及樹幹之傾斜狀況，倘若預定地樹林之樹幹嚴重傾斜，表示此地土壤少，地表下可能較多磐石，樹之根部無法向下深根而傾斜，亦不利耕種。傳統家屋後方通常為駁坎，用石堆疊砌成階梯式。整面山經過開墾，相當壯觀，種植小米、豌豆、地瓜、芋頭等等。

6. 遠離黑熊群居地

布農族視黑熊為守護者與英雄¹⁰，故不與其爭地，對黑熊聚居地以「Tutumaz」命名，界定黑熊居住地，也界定了族人的日常活動範圍，以示後人勿無故侵入該處，更遑論擇址居住於此¹¹。

7. 遠離溫泉處

溫泉水乃動物嗜飲之飲用水源之一¹²，故溫泉處多是動物棲息地，溫泉及周遭必為動物經常活動之範圍，故布農人不會選擇溫泉附近建屋。此外，布農人傳統禁忌亦不好溫泉，認為接近溫泉水易致疾病，此可見一段與溫泉有關的傳言¹³：

古時候，人們都用自己的排泄物來擦拭身體，因此，每個人都像tulbus(樺)一樣長壽。後來臺灣人來了，除了食物驟減，眾人還學臺灣人用溪水洗澡，於是疾病叢生，壽命也隨之縮短。

8. 地力之考量

農耕係布農族主要生活型態，耕作場域多在家屋附近，故擇址建屋時地力亦為考量因素。判別地力之方法則為試種小米、觀察附近的植物生長狀況。依耆老所述關於觀察植物生長狀況方式之一為，樹幹之傾斜狀況，

⁹ 據布農族耆老訪談表示，過去常有其他族群於日間侵略，故需隨時保持觀望的警戒狀態。

¹⁰ 臺灣黑熊的布農語tutumaz即為英雄。

¹¹ 布農耆老投書，布農族耆老 讓臺灣黑熊回家吧，自由時報自由廣場，民國98年1月28日。

¹² 溫泉水富含礦物質，動物好飲溫泉水，且在內洗澡可以去除跳蚤，故布農人絕不會無故進入溫泉區，以免干擾動物生活。

¹³ 同註2，第182頁。

倘若預定地樹林之樹幹嚴重傾斜，表示此地土壤少，地表下可能較多磐石，樹之根部無法向下深根而傾斜，亦不利耕種。再者，此地區可能發生地震時容易崩塌，使得樹木產生位移而傾斜。

三、防禦功能

由傳統建築遺構可看出布農族半穴居式之一大建築特色，故屋頂與地面齊平或近地面，屋頂成人字形，兩側各由數個石版搭蓋形成看似兩大片長方形狀之屋頂外觀。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於人字屋頂兩側石版上鑿洞各2至3個，此為防禦及採光之用，關於此點，將於後詳述。又地基皆為方形，前半部留為庭院，後半部為建築物。

傳統建築並未偏好地勢平坦之處，反而比較常見的是建於有坡度之處，傳統建築為石版及半穴居式，幾乎與坡度一線，在建築功能上具有擋土牆之作用。此係基於防禦的觀點所致，敵人不見尋得所在及攻打，但布農族卻得以觀視敵人全景，以便提前進行防禦工事，故斜坡具有良好的防禦功能。



布農族傳統遺構可看出布農族半穴居式之一大建築特色

選址條件之分析

傳統建築之建築地點，係布農人在沒有現代化科學知識及設備儀器之情況下加以評估。布農族以農業為主要生活型態，農業需求連帶影響建築需求；古時戰事不斷，軍事防禦功能也影響了建築需求；布農族尊重自然環境的自然觀，更牽動著選址建屋的過程。另外，夢占結果之吉凶則係超越了生活、戰爭、自然觀下所構成之選址條件，居於最高支配原則的地位。

根據前所論及之選址條件，以布農族選址條件應否具備之標準來分類，可別為兩類：一為積極條件，一為消極條件。前者為所選擇之地點必須具備之條件，後者為所選擇之地點不應具備之條件。積極條件主要受到軍事防禦功能及農業活動之影響，如坡度，以利觀望，隨時警戒；坡向與地力，係為了種植與良好的收成；易取得水源則是日常生活所需。

消極條件主要是布農族與自然環境之共生模式所產生，例如非鄰近溫泉處、非黑熊聚居地等，此乃因動物棲息地不得越入開發。消極條件另有傳統禁忌與夢占所造成，如夢占時不得為凶夢，否則不得選址該處、有人橫死之處不得遷居該地，此乃心理因素使然。消極條件尚有安全性之顧慮，如非崩地、非鄰近主流河川。消極條件另有一與人直接相關者，乃非他獵群場。

綜合全部的選址條件，發現布農族選址條件中之消極條件似多於積極條件。從表面來看，消極條件多係因對自然環境之互動、瞭解與尊重，而對自我活動範圍之一種限制，例如非黑熊聚居地、非鄰近溫泉區等。

然而消極條件未必就是對於自我活動的一種限制或壓縮，反而可能是自我保護的方式，例如非崩地及非主流

河川，就是基於發生自然災害時安全性的考量。而積極條件，則為自我生存與生命延續之理由所產生，諸如軍事功能之坡度需求，係為免被滅族；種植作物之地力需求，乃為生存所需之食物。

無論從消極或積極條件來看，在社會刻板印象中以「狩獵」著稱的布農族，似乎並未將「狩獵」所牽涉之「動物數量」這個主要因

素列入選址考量，唯一與狩獵相關的，只有非他獵群場，然此乃出於對他族或其他家族的尊重，而非以狩獵之最佳利益作為依據。

最後，從前述的選址條件可以看出，布農族相當重視「界線」，此所謂界線，乃地域上之實質界線，然此實質界線卻也隱含著共生相處的無形界線。人與動物之界線，最明顯的莫過於動物聚居地，人與人之界線，如他獵群場、他族領域，皆是布農族選址之考慮條件。以宏觀的角度來看選址條件，可初步推衍出布農族傳統領域之空間觀，最常見之分類標準為是否為動物棲息地及是否為他族領域，而這樣的空間觀，支配了布農族絕大部分的生活行為，例選址居住、耕作範圍及狩獵範圍。

接踵而至的問題即為：布農人如何得知某處是否符合某一積極或消極之選址條件？以積極條件來說，坡度

除了用眼睛觀察地理環境即可判定外，也會以具實驗性的方法即自坡上向下滾落石頭，視其自然停止於何處來判斷。坡向則是觀察太陽之起落方向，即可知為向陽或背陽。易取得水源之條件必須實地勘查周遭環境才能確定。而地力主要以「試種」小米之方式，藉此得知該處地力是否良好。消極條件之非崩地，以觀察樹相、挖土測試土地含水量為依據。非鄰近主流河川可以肉眼判斷該處之地理位置。非黑熊、非溫泉區之其他動物棲息地，則是因為長久之生活經驗或狩獵經驗而得知的動物習性。

前述之判定各種條件具備與否的方法，比較屬於單項條件之直接測試行為。然而，布農族尚會進行可以最全面瞭解各種條件具備與否之「試住」，整個過程又皆受到「夢占」的影響。即使某處符合大部分的條件，但家人於選擇的過程中夢到不祥之夢，停止該處的選址評估行為，寧願放棄該處另擇他處進行評估。尚有一些地點業經祖先確定具備消極條件，而以「口傳」或「命名」的方式告誡後代不得擇址該處，例如易崩地之Lalagda即是以名稱直接使後人排除對於該處之選址可能，黑熊棲息地之命名Tutumaz再輔以神話的制約效果亦成為口傳之消極條件。

布農人對於選址條件的判定，仍然傾向以「試住」、「試種」的親身實踐方式來確認是否具備積極選址條件或不具備消極選址條件，據耆老傳述，族人會在預定地搭蓋一臨時小屋試住，甚至還會在颱風來臨時刻意試住，實際體驗預定地在風災中之安全性評估。至於一些比較簡易快速的評估方式則係輔助確認性質居多。可見布農人重視實際驗證、親身經歷的實踐經驗，同時應證了人類學者黃應貴所提出布農人強調實踐過程之文化特性。

在講求科學實證的現代文明，布農人的試住與試種頗符合科學研究的方法，然而，布農人做出地點選擇的一連串過程中，又夾雜了許多夢占、觀兆等等的非科學方法，此不無與漢人的兇屋、風水學等擇址依據有幾分神似。無論如何，傳統家屋的地點即使在交錯著使用科學與非科學的方式下而擇定，其屹立不搖的事實，正向我們吐露傳統布農人對於大自然的細微觀察與順應自然的態度，或許才是現今災害頻仍之下的人類存續關鍵。

山，寧靜遼遠、高聳而難以到達，裡面深藏著許多不為人知的秘密。有人對山懷抱浪漫的想像，正如2011年8月間因登山罹難的台新金總經理林克孝先生生前為登山同好所寫的文章。有人擺出對山林資源的貪婪之姿、有人把山當作心靈的淨化場所，有人看到山，就軟腳；而

布農人，生根於山、茁壯於山，如植物根部在土地裡與山相依相存的生命脈動。如果，你願意把臉貼近土地，便可聽到那山，的脈動，與你，同步呼吸。



¹⁴ 同註6，第62頁。

參考文獻

佐山融吉

1919《番族調查報告書武崙前篇》，南天書局。

1985《番族調查報告書武崙前篇》，余萬居譯，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

黃應貴

1974《經濟適應與發展：一個臺灣中部高山族聚落的經濟人類學研究》，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1989《玉山國家公園布農族人類學研究(一)、(二)、(三)》，內政部營建署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南投水里。

1992b《東埔社布農族的社會生活》，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1992《見證與詮釋 當代人類學家》(主編)，臺北：正中書局。

1993《人觀、意義與社會》(主編)，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2004《物質與文化》(主編)，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2006《原住民叢書布農族》，臺北：三民書局。

楊南郡、王素娥、紀春興、陳永龍、徐自恒

1987《玉山國家公園八通關古道西段調查研究報告》，南投：內政部營建署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1988《玉山國家公園八通關古道東段調查研究報告》，南投：內政部營建署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

1994《高砂族調查書》第五編，臺北：南天。

森丑之助著，楊南郡譯註

2000《生蕃行腳：森丑之助的臺灣探險》，臺北：遠流。

關華山

2003《布農族傳統家屋的構成與意義》，住宅學報，11(2)：中華民國住宅學會，P.121-158。

江冠榮

2007，《臺灣原住民傳統住宅空間構成特性之初探：以千千岩助太郎所著「臺灣高砂族的住家」為例》。《室內環境與生活文化第六屆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323-343)，2007年7月17日，中原大學室內設計系所主辦，中壢市中原大學。

2008《再現布農族於八通關聚落原貌與遷移歷程》。《2008年全國原住民族研究論文集》(頁2-5-1~2-5-42)，2008年10月24、25日，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主辦，臺北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大樓國際會議廳。

2008《臺灣雲端上消失的獵人：再現布農族於八通關聚落原貌與遷移歷程》，中原大學室內設計學系碩士論文。

2010《臺灣八通一布農族傳統建築家屋選址》。《2010年全國原住民族研究論文集》(頁163-188)，2010年10月21、22日，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主辦，嘉義市國立嘉義大學工學院國際會議廳。

2010《布農族傳統建築家屋選址之智慧》。《2010海峽兩岸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163-188)，2010年12月20日，臺灣原住民教授學會、臺灣原住民研究協會主辦，臺北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大樓2樓國際會議廳。

伊能嘉矩

1909《大日本地名辭書續編第三：臺灣》，東京：富山房東京。

移川子之藏、馬淵東一、宮本延人

1935《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的研究第一、二冊》臺北：南天。

千千岩助太郎

1988《臺灣高砂族的住家》臺北：南天。